

一棵树 一支歌 一种精神

■郭发海 王超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如碎金般洒在巴尔鲁克雪山之上，婉转动人的歌声便从哨所传来。

自1984年歌曲《小白杨》被歌唱家阎维文首次唱响，30多年来，伴随歌声传遍大江南北，小白杨精神深植一代代哨所官兵心间，成为其戍边守防的力量之源。

一

小白杨哨所原名塔斯提边防站前哨班，隶属新疆塔城军分区。塔斯提，蒙语意为石头滩。因环境恶劣，这里曾经寸草不生，更没有一棵树。

1982年春天，在哨所服役的锡伯族战士程富胜回家探亲，将哨所周围的环境及官兵卫国戍边的事迹讲给母亲听，母亲听得泪流满面。返回时，母亲默默地把10棵小白杨树苗装进程富胜的背包：“你们以后想家时就看看小白杨树，要像小白杨树一样扎根边疆。”

为了使这些树苗成活，战士们轮流从10多公里外的地方背来黑土，把树苗小心翼翼地栽种在哨所屋前屋后。从那时起，原本吃水都要到一公里外的布尔干河去挑水的官兵们，把每天一点一滴省下来的水用来浇灌小树苗，并为树苗垒起防风墙。即便如此，由于土质含碱量太高，只有一棵小白杨顽强地活了下来。

这棵小白杨日夜伴随哨所官兵，成为他们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象征。1983年，总政歌舞团创作人员来塔城边防采风，词作家梁上泉感动之余，满怀深情写出了《小白杨》歌词。著名作曲家沙梅对这首来自大西北边防的作品十分看好，连夜为之谱曲。后经阎维文动情演唱，一时间传唱军营内外，塔斯提边防站前哨班为此更名为小白杨哨所。

“《小白杨》这首歌见证了我国很多重大事件，在'98抗洪的大堤上，在抗击非典的小汤山，在汶川、玉树地震的重灾区，在远离祖国大陆的西沙群岛，在京郊的阅兵村……在人民军队经历的很多重大事件中，我唱响《小白杨》，就是想让更多的战友了解小白杨的故事，了解小白杨精神。”来过哨所3次的著名军旅歌唱家阎维文动情地说。

二

塔斯提边防连新营区建成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哨兵上哨前，要给新哨楼前的小白杨浇水。老兵王克怀说：“这个习惯已经延续10多年。树苗不易成活，前前后后补种过好多次，大家都很珍惜。”

通往新哨楼的台阶一共276级，平均坡度超过40°。因为连队的生活用水是山泉水，自然水压不足，官兵们只能用盆端水来浇树。

小白杨哨所官兵爱种树，战士们驻守在哪里树就种到哪里。连队的季节性执勤板房靠近边境前沿配置，从这里沿边境线几十公里没有一棵树。执勤点旁边虽有一条塔斯提河，但由于水质混浊不能饮用，生活用水依旧靠水车补给。

还有几个月即将复员的安喜生为执勤未归的战友准备午饭，洗菜、淘米的水被收集起来浇树。入伍前曾是二人转演员的他一直是大家心中的开心果，战士们说，在荒无人烟的边防线上只要有他在就不觉得孤单。

平日幽默风趣的东北汉子近些日子眉头紧锁，寡言少语。探其究竟得知他认领结对的那棵小白杨最近患了食叶虫病，自己在执勤点照顾不上。这个事成了安喜生的心病，他每天都盼着执勤点换防的日子早点到来。

虽然连队的各项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但因自然环境恶劣，种树仍旧不容易存活。连队每年春天都会补种一些新树苗。去年冬天的大风将连队中心马路旁碗口粗的松树拦腰折断，今年春天安喜生亲手种下一棵小白杨，连队把他的名字做成吊牌挂在树上。从那以后，安喜生和战友们一样多了一个习惯，每天只要有空就去看看自己的树。

执勤结束的那一天，巡逻车刚刚停稳，安喜生顾不得卸下装具，直奔自己的那棵小白杨。眼前的苍翠让他湿了眼眶：“好好活着，就算我退伍了还有战友们帮忙照顾你，你一定要扎根下，替我守着这边防线。”

三

防区204号界标附近的钢架哨楼下面有一根硕大的横木，这根长约10米、

直径1.5米的树干，是执勤官兵费了很大劲从河道里抬上来的。“家国情怀”4个红字篆刻其上，在充满枯黄和草绿的边境线上格外醒目。

对于“家国情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士官杨鹏依然记得老班长退伍时曾对他说过要牢记的一句话：绝不把领土守小了，绝不把领土弄丢了。

杨鹏家庭富裕，两年前家里就在沈阳市给他找好了工作，劝他复员回家。当年女儿出生，他只见过一次面。但他仍旧选择留下。用他的话说，舍不得离开，这里也是家。

杨鹏非常崇敬程富胜。他们有着共同的岗位——驾驶员，在哨所守防17年的程富胜是杨鹏一直以来的榜样。作为边防驾驶员，最重要的就是熟知路况，路上的沟沟坎坎都要牢记于心。杨鹏在这条边境线上已走过了10个年头。

“北段比较危险，基本都是弯路，上坡、下坡，尤其到了冬天，雪盖上去以后，风一吹，三四米深的坑看上去也是平平的。”杨鹏口中的情况，俗称“风吹雪”，低于-30℃，积雪比人都高，加上狂风肆虐，树也被吹得连根拔起。

“我们冬天骑马执勤，风一大，马眼睁开不开，雪地的脚印瞬间被吹散。走了5个多小时的路，马也累得一动不动，人只能拽着马，深一脚浅一脚挪移。”新兵时的一次执勤让杨鹏现在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我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只要能找到边境线上的铁丝网，就一定能找到回去的路。”历经14个小时的跋涉，杨鹏终于回到哨所。从那天起，每次出勤他都带着一幅军用地图，如今，哪儿有沟、哪儿有坎儿，行进多少公里，会出现哪些方位物，闭上眼都如数家珍。

班长南夸才让来自青海，新兵时听了小白杨哨所的故事，特别向往这个地方。然而，刚到连队就发现，每天陪伴他的就是漫天风雪。

“选择当兵就是想走出大山，却发现自己也来到山里当兵，我就向连队提出复员回家。”自然环境和心理上的落差，让藏族士兵南夸才让陷入彷徨。

在《小白杨》日复一日的传唱中，在小白杨无声的注视与陪伴下，南夸才让把心扎在了这儿。6年后的今天，这个起初连汉语都讲不好的小伙儿不仅当上了班长，还成了连队训练标兵。去年团里组织“小白杨杯”比武竞赛，他和几名战友代表连队参加多个课目，冒着严寒，在双手受伤的情况下血性突击，勇夺“小白杨杯”。

时任团参谋长雒志顺看到这名藏族士兵冻得发紫的手，心疼不已，边给他焐手取暖边问他为啥这么拼。“‘小白杨杯’必须放在我们连队的荣誉室里，就算拼

命我也得替山上的兄弟们拿回去。”在南夸才让的心中，“小白杨”的荣誉重于自己的生命。

四

是夜，窗外忽然起风。士官杨珂熙披着大衣打着手电，来到连队蔬菜大棚里，细心检查篷布和窗户，防止新种菜苗被冻着。为了让战友们能吃上新鲜蔬菜，寒来暑往，杨珂熙从不敢怠慢。

温室大棚门口有块中国地图格栅，那是连队文化活动剩余的板板，杨珂熙看到有中国地图不舍得丢掉，刷上红油漆郑重地挂在大棚最显眼的位置。用杨珂熙的话讲，每次看到红色的中国地图，感觉就俩字——踏实。

曾被大家戏称“粪信”的杨珂熙是连队养殖户，由于承担起连队所有家禽牲畜的喂养，免不了和粪便打交道。5年前，连队新大棚刚改造完成，由于土质太差，蔬菜根本种不活。当时的猪圈离蔬菜大棚七八百米，中途还要翻越一道山梁。当时刚接手养殖工作的杨珂熙每天往返于猪圈和大棚之间，途经的小山梁被踩出一条蜿蜒小路。

如今的温室大棚，温控系统和喷灌系统一应俱全，在大棚周围新猪舍、鸡舍也配套搭建。在杨珂熙的精心照料下，大棚里各种新鲜蔬菜长势喜人，每年为连队节约经费近万余元。

身处边关，见证哨所小白杨的成长，杨珂熙说小白杨精神已深深融入自己的血脉，在连队一天，就要多为此大家做点事，哪怕再小，也是一份责任。

漫步营区，在长廊、根雕、石头等特色文化的装点下，连队宛若一颗戈壁明珠，颇有家的味道。官兵们说，这一切，士官车延聪功不可没。

来自甘肃的车延聪爱好雕刻。一次执勤途中，他发现一根木头，外形很像一条龙。捡回来认真修饰成龙吐珠的形状，摆到营区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此后，他创作出多件木雕和石刻作品，成为连队的一大文化特色。

“我因小白杨而自豪，小白杨因我而骄傲。”指导员路亚杰说，这是连队门口张贴的两句话，见证了官兵们对连队的独特情感和价值追求，折射着每名小白杨传人的家国情怀。

连队有个传统，每天起床广播的第一首歌就是《小白杨》，晚点名时要呼点“小白杨”，全体官兵答“到”；每逢新兵下连、老兵退伍，都要在小白杨树下宣誓。

风雨37年，小白杨精神不仅成为塔斯提边防连官兵的精神支柱，还激励一代代戍边官兵茁壮成长，一棵棵“小白杨”在边防一线成长为参天大树。

国防纪事

你走过多少烽火硝烟、历尽多少沧桑艰辛，待我慢慢诉说。

你与祖国同岁。1949年秋天，正当人们沉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美好日子里，你便有了一个靓丽的名字——川东军区直属医院。

从此，你转战南北，多次更名，义无反顾跋涉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分担伤病员的痛苦，分享伤病员的快乐，为祖国日益强盛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1955年1月，奉命进驻西藏，历经数次搬迁，最终落户拉萨北郊惹嘎拉山下。1962年2月1日，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

你始终初心不改、信念不变，认真履行雪域天使职责：心系战友安康，情暖藏家百姓。

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有什么样的追求；有什么样的追求，就会有什么样的青春。在惹嘎拉山下，你的青春整整闪耀57年。

一次，征程藏北，雨雪纷飞，前路尽显荒芜与凄凉，带队的老医师思绪渐行渐远，心里总惦记着重病的罗布次仁，接连催促能不能再快一点……老医师深知，在西藏高原，有的事情可以等，救命的时间却一刻也不能缓。径直前行，临至藏北草原深处，跑了一天的路，来不及喝上一口热乎的酥油茶，下车就开始抢救病人。那是血性拼搏、无所畏惧的青春。

又一次，在巡诊路上，经过长时间的颠簸，又亲历塌方、飞石、雪崩的惊恐，医疗队大部分人员头痛、胸闷，突然有村民拦车，告知村庄有危重病人……已经精疲力尽的医护人员急忙冒雪赶往5公里外的病人家中。经诊断，病人阑尾穿孔化脓，医护人员迫不及待将其抬上手术车。野外深夜，3个小时的手术，患者家人十分淡定，因为他们知道，金珠玛米就是活菩萨，一定会保佑他们的亲人。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数不清多少次，医护人员奔波在巡诊的风雪路上，为兵为民送去健康。数不清多少次，主刀医师汗流浹背奋战在抢救危重病人的手术室内，疑难杂症手术一次次破高原纪录。

“世上没有平坦的路，只有认真走路的人。”回头看看身后那一串串脚印，你的足迹坚实而豪迈。进藏初期，只能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进行诊

惹嘎拉山下，青春闪耀

■张文恒

治。几十年来，一辈辈高原医学专家硬是啃下高原病分型、高原肺水肿和高原脑水肿防治、高原红细胞增多症发病机理等系列研究的硬骨头，令人交口称誉。

医者仁心，西藏高原阳光灿烂。医护人员对生活的热爱、对职业的尊重，超越对自己的呵护。

俄国作家果戈理曾说过：“青春之所以幸福，就因为它有前途。”是的，青春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希望，也是一种奉献。西藏军区总医院——你风华正茂，一路迎接露珠阳光、雪雨风霜。青春闪耀，奋斗不止。

十八岁的站台

■吕政保

头发女生，难为你没看出我18岁的鸿鹄志向。

是的，18岁的站台，告别少年，走向成人；是的，18岁的站台，放下幼稚，拾起成熟；是的，18岁的站台，漠视轻狂与懦弱，看重血性与坚强。

列车驶出站台，驶向远方，远方有无数的等待，有无限的遐想；那还没见面的绿色军营，肯定准备好了温暖的怀抱，会不会有一匹骏马，任我扬鞭，驰骋风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18岁的站台，一个脚踏实地又渴望飞翔的站台。

父亲用锄头耕耘日子，用镰刀收获稻谷；我用钢枪守护蓝天，坐军舰遨游海洋。

抗洪抢险印着我的足迹，比武场上洒下我的汗水，18岁，一个不容辜负的年华。18岁的站台哟，那么的英俊潇洒，那么的意气风发！

一瓣心香

18岁的站台，微缩了江南景致。有灿烂的花，有生机勃勃的树，有绿得可爱的草。18岁的站台，是梦启航的地方。

18岁之前，我可以在哥哥面前淘气，在妈妈怀里撒娇，在老师的眼里捣蛋。18岁的站台上，我得把稳重与担当放进生命的行囊。

一节军列驶进我18岁的站点。我戴着红花，穿着军装，跟爸爸妈妈告别，把背影留给家乡的山山水水，挥别昨日的梦，开启新的篇章。

高中女生说在部队干两年就回来，我在站台等你；朝她狡黠一笑，长

长征路，也是一条文学之路

■杜浩

文化视界

7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长征：可以成为一条文化线路吗”，文中写道：长征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杜凡丁和他的工作组，在近3年时间里，数次重走长征路，以文化线路的理念对长征进行梳理、辨识和解读。长征的丰富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主题和强烈的精神象征意义，由此可以把长征看作是一条“文化线路”……

笔者认为，长征不仅是一条文化线路，实际上也是一条文学之路。有许多中外作家沿着红军战斗的足迹，重走长征路，用艺术再现长征的光辉历程，呈现有温度的文学叙述与思考。

1984年，一位76岁的外国老人踏访红军长征路。他就是美国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足迹，从江西于都河畔出发，最后到达陕北吴起镇，历时74天，行程1.2万公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完成了对与长征有关的人物、事件的采访，并最终于1986年向世界贡献了著名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3年后，该书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阅读斯诺描写长征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从中得到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初步印象，同时对他们们的救国抱负和牺牲精神也有了解。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与斯诺多次交谈，加深了对长征的兴趣，受到斯诺“总有一天会

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的激励，下决心实现斯诺这一遗愿。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中美政治关系的好转，以及在中国方面和相关专家帮助协作下，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完成了重走长征路，获得许多关于红军长征的珍贵史料。他说“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特别是过雪山和草地”。

1987年，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受到文学界广泛好评。“长征是我心中的诗。自我投身这支军队之日起，就一直倾慕着它，向往着它。可是由于它本身非凡的壮丽，一想到从文学上反映它，就自愧才疏学浅，因而却步。现在随着岁月过多地流逝，不得不提笔了。”魏巍早年接触过很多从长征走过来的老战士，对长征的感情很深，这成为他写作长征题材的精神动力。

但是，毕竟没有参加过长征，又不能完全凭史料来创作，于是魏巍决定自己沿长征路走一遍。刚开始他从福建到江西境内，参访红军在这一带活动的旧址。1983年魏巍再出发，不顾身患心脏病，正式重走长征路，计划先去四川，再往北走。这年夏天，魏巍夫妇到达大渡河一带实地走访，看到了红军攀登的一座雪山——夹金山。他拄着拐杖走访老乡，详细了解红军过雪山的情况。1984年7月，魏巍又踏上寻访长征的征途。这次，他们取道兰州走甘南进入天险腊子口，然后向南向东，历经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地，历时4个月，详细考察了红军经过的艰苦路程和险关要隘。

魏巍从血战湘江开始写起，从湘江之战到遵义会议、强渡大渡河、与张国焘的斗争及过草地，在重走长征路上记下的当地民谣、传说等素材也有机融入小说中。3年后，小说完稿，聂荣臻元帅看后，提笔写下序言，评价其为“史诗般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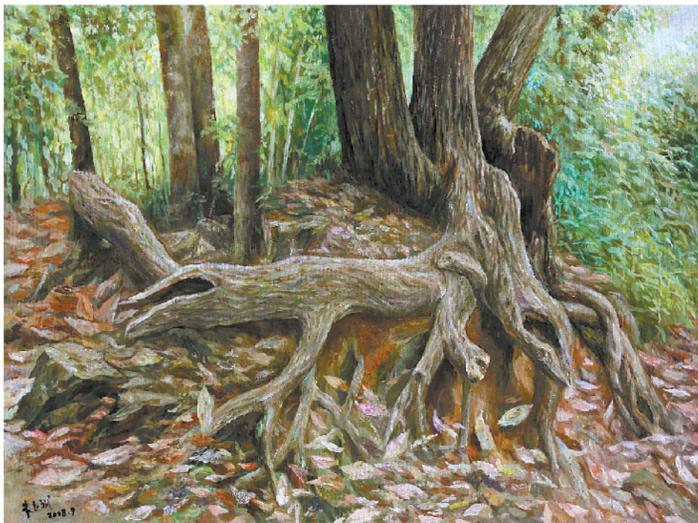
2016年，知名党史专家石仲泉推出“走走党史”系列《长征行》的修订版。石仲泉先生长期从事思想理论研究、党史研究，深知如果不进行深入扎实的党史考查和研究，坐在书斋里写党史书，那就很难避免“概念党史”，生动性少，可读性差。在《长征行》的前言中，他说“研究和写作党史，仅仅知道一些党史概念，通过文献资料了解些党史情况是不够的。凡有条件有可能，要尽量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问题，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实际的可靠材料”。

在《百年潮》开设的“走走党史”专栏开篇中，石仲泉也曾经讲道：“‘走走党史’，为什么要从走长征路开始？我们这一代人在崇尚英雄、讴歌革命的环境中成长的。这个信念、这种价值观念是很难改的……在青年时代，对长征就很有向往；研究党史以后，对长征的认识更清楚了——红军长征是我们党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和世界战争史上创造的一个奇迹，是80年波澜壮阔历史最惊心动魄、也最精彩感人的篇章。因此，‘走走党史’，首先要走长征路。”

从2001年开始，石仲泉利用6年时间，重走了红一、红二方面军的全部长征路及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长征路，对主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重要历史人物的重大活动情况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和分析。在写作上，《长征行》巧妙地有史实

性和文学性结合起来，被评为“吸史家之专，汇文学描绘之长”。

这些国内外作家重走长征路，不仅给他们的丰富不竭的文学源泉，彰显了他们的文学信念和文学理想，更印证了这样的真理——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创作灵感和激情，作家要走出方寸天地，沉入生活，方能创作出与民族历史、时代命运密切相连的作品，这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学，才会受到人民的喜爱和欢迎！



根（油画）

朱志斌作